



春秋

0仁12
1467
7

拾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四第十七

杜氏

盡三十五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盟。○夏邾畀我

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葬杞

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書名。皆罪

君言及。史異。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

辭。無義例。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

曰歸。黃至楚。自理。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

得直。故為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

得直。故為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

得直。故為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

入于曲沃

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關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

八月叔孫豹

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

雍於用反朝如字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冬十

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爲廢長立少以取奔

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

襲莒不言遂者開有事。輕遣政反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夫悼

襄二十三年

禮爲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陳侯如楚朝也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

寅也二十年二慶諧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使侯往楚乃信黃爲召二慶○愬息路反

慶樂往殺之慶樂不敢自往○使慶樂往絕句慶

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夏屈建從陳侯

圍陳陳人城敖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板隊而

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殺慶氏忿其板隊遂

殺慶氏忿其板隊遂

殺慶氏忿其板隊遂

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

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

不于常。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

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

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析。納諸曲沃。欒

也。邑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

可。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

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盈曰。雖然。因子而

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

子無天咎。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

故可因。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

鳩。飲於。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

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

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

之。謝眾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

以晝入絳。獻子。魏舒。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

軍。獻子。魏絳。父。獻子私焉。故因之。親愛。趙氏以

襄二十三年

原屏之難怨樂氏

成八年莊姬譖之。樂郤為徵。○屏薄輕反。韓趙

方睦

韓起讓趙武。故和睦。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

十四年晉伐秦。樂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

而固與范氏和親

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子佐中行。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悼子。知營之子。

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知音智。

程鄭嬖於公

荀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七輿。樂王鮒官名。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

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

桓子。樂且樂王鮒。

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

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樂氏

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子無懈矣。公有姻喪。

夫人有杞喪。○強其大反。

王鮒使宣

子墨繆冒經。

晉自殺戰還。遂常。○繆七雷反。

二婦人輦以

如公

恐樂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

奉公以如固宮

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觀古喚反。

范鞅逆魏舒

欲強取之。則用王鮒計。

成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

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二三子諸大夫使鞅

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

遂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劍左援帶劫之

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

階逆獻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同心斐豹

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隸其罪

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

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

襄二十三年

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

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

在臺後公臺欒氏乘公門乘登宣子謂鞅曰

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

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遇欒樂樂盈曰樂

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中

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射食亦反則乘槐本

春秋左傳卷之七

五

而覆樂樂車櫟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

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

音短。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

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

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

父戎為右。公御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

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䟽

為右。左翼曰啓。一皮買反。胙。商子車御侯朝。

桓跳為右。右翼曰胙。起居反。又音脅。大

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

反夏。戶雅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

御魚。呂反。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

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

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

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

襄二十三年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七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

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

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

謂君甚而又過之。於背盟主不得其死。過

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

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二

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張武軍於

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熒。戶局反。○郟。邵守之。○郟。

襄二十三年

婢支反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為以報平陰

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

之。獲晏釐。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

升。一申證反。釐。力之反。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

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

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

春秋

七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止不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

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飲既獻已獻

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及旅而召

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

季孫失色恐公鉏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

馬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父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

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姦回不軌

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公鉏然之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次舍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

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

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

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也莊子

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
騶側留反。呼報反。居竭反。
為孟孫。孫為孟。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
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鉏使孟氏與公鉏
共憎臧孫。公鉏
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
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
為定之。猶為有力。今
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
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

襄二十三年

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
擇才。故以此荅之。
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
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
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
害。○疢。取刃反。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常志相違。戾。猶
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疾愈已。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

春秋左傳卷之七

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

也備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

亦人除葬道借。又如字。藏去聲。臧孫使正夫助

之正夫。遂正。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

從甲士視一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

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奔邾魯南城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

死鑄國濟北蛇丘縣繼室以其姪女子謂兄弟之子為

姪姪。大結。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

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

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賈且致大蔡焉大蔡。龜也。曰紇不佞失守宗祧祖遠

祀廟為祧。祧他凋反。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

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

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為自臧孫如

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為自臧孫如

防防臧使來告曰。紂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

甲從已。但慮事淺耳。○知音智。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

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

乃立臧為臧紂。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

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

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

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

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

襄二十三年

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

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譜公與季孟於晉。覆芳服反。季

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

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紂。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居音基。與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

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

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

國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且子餘反。傷股而

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

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且于隧。

狹路。○殖。市力反。華。胡化反。還。音旋。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

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

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弃命。亦君所惡也。

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莒人。

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

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

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

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與音預。齊侯弔諸其

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

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見賢遍反。齊侯絕句。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

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

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

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仲尼曰。知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知音智。下同。而不容於魯國。

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復書曰。念茲

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順事恕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氏仲孫羯

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

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之也。鍼其廉反。

惡鳥路反。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

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

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

南有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

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一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

之佐言已世為興家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

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犬上有立德堯舜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堯舜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史佚周

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

守宗祊祊廟門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

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范宣子為政諸

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

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

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沒沒。如字。一音妹一音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又聞音問。又如字。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

○樂樂上音洛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女音汝。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

以請罪焉

請得罪於陳也

敢不稽首

為明年鄭入陳傳

孟孝

伯侵齊晉故也

前年齊伐晉魯為晉報侵

夏楚子為舟師

以伐吳

水舟師

不為軍政

不設賞罰之差

無功而還

為下

吳召舒鳩起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

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

請會期○彊其

齊

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彊

陳文子

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戢也族藏

類也取其族還自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之師夷儀害也○戢側立反

使陳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且乞師

辭有晉師未得

相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介根莒邑今城陽黔

見相 侵之言無信也○黔其廉反又其今反 陬側

反留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報前年見伐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

齊以

無字乞師故也 諸侯還救鄭

夷儀諸侯 晉侯使張骼輔躒

致楚師求御于鄭

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

○骼庚百反一古洛

反躒力狄 鄭人卜宛射犬吉

射犬鄭公孫○宛於元反射食

亦反。子犬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也。欲使卑下之。犬叔游吉。○大叔音泰。

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有常。犬叔曰：不然。部婁無松。

也。分無大小國之異。犬叔曰：不然。部婁無松。

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又扶苟反。婁。路口反。又力侯反。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躒。幄。帳也。二子張貉輔。既食而

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音嗣。廣。古曠反。後食已

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

不告而馳。皆取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

收禽挾囚。禽。獲也。○橐。古弗待而出。射犬又

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

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

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

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楚子自棘澤

還，使遠啟疆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

為楚舟師之役，故為。在此年夏。○召舒鳩人舒

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楚子師于荒浦荒浦

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

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

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令尹遠子馮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

其卒也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

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陳人復討慶

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所稱名齊人城邾

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邾古洽反穆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晉侯嬖程鄭

使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

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馮蔑。○語。魚據反。馮子公反然明曰。

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

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

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
覺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
人為明年

程鄭卒張本
○知音智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

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
未有無道於民。

故書臣罪
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
不義見入。故舍

之無譏釋
例詳之。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

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
月十一日。經誤。○重直龍反。公至自會。衛

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晉愍衛。衛失國。使衛分之一邑。

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
國逆之例。○衛苦且反。楚屈建帥師滅舒

鳩。傳在衛侯入夷儀
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
樊也。

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
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名。○遏音頰。又音謁。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

孝伯之師也

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

公患之使告于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

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臣

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

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己取也偃曰男

女辨姓辨別也今君出自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

桓不可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

困三三坎下兌上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

過史皆曰吉阿崔子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

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直又反困于石

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蒺藜所恃

傷也坎為險者蒺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

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上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

也歸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

凶當此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

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閒

伐晉也閒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為崔子閒公

同公閒隙。說音悅。夏五月莒

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

且于役在二十三年。且音疽

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

公問崔子疾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

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拊歌以命姜。拊芳甫反。侍人賈舉

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甲侍人者。別下賈舉

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

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

命不能親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陪臣

干擻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擻人受崔子命討之

不知他命○干讀曰狂胡旦反又如字擻側柳反又子俱反一音陬說文擻夜戒有所擊也

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

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倮堙皆死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射食亦反中丁仲反隊直類

反倮力侯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

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爵弁祭服○說他活反申蒯侍

漁者侍漁監取魚之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

帑宰之妻子○蒯苦怪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

也與之皆死反死君崔氏殺駸蔑于平陰駸

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晏子立於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

崔氏之門外聞難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

口實社稷是養

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

及下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

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且人

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已非正

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

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興三

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

舍之得民

舍置也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莊公

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

宣伯魯叔孫僑

如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

封為左相盟國人於犬宮

犬宮犬廟

曰所不與

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

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

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歆辛巳公與大夫及

莒子盟

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

犬史書曰。崔

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嗣。續也。并前。有二人死。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

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杼

之罪所聞。閻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

虞乘而出。

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嬰下

妻也。○推如。○縛直轉反。

鮮虞推而下之。嬰下

能死。而知匿其暱。

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

戰三十五年

行及弇中。將舍。

弇中。狹道。○弇於嬰曰。崔慶

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

言道狹。雖

遂舍。枕轡而寢。

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

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

也。遂來奔。

道廣。衆得用。故不崔氏側莊公于

北郭。不殯於廟。

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里。死。十三日。便四嬰。

喪車之飾。諸侯六不蹕。

蹕。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送葬之車。齊

春秋卷六十七

四

又有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不書。齊人伐齊。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也。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故不。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自六正。三軍之五吏。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五吏。文職。三十帥。官。類。反。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所類。反。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羣有司也。師。及處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旅。小將帥。

襄二十五年

者。處守。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使手。又反。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含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將。奔齊。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將。奔齊。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前妻。子於齊。以質之。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二十五年

陳城也。突。穿。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

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曰。將巡城。不

載。公。以。遇賈獲。賈獲。陳。載其母妻。下之。而授

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與

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

宮。與子產親御諸門。御。魚。呂。反。掠。音亮。

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喪

服。擁社。抱社。主。示。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

於朝。繫。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陳

侯。立。反。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

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

反。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脩其所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

以明齊。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

而重其禮。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

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亡氏反。齊崔慶新得政。

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命尹。屈建。若敬行

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

年。晉楚盟于宋。傳。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子木。屈

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

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邲。扶必反。廣。古曠反。舒鳩人卒叛。前年

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

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

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

其閒。七日。居楚兩軍之閒。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

也。不如速戰。墊隘。慮水雨。請以其私卒誘之。

簡師陳以待我。簡。閑。精兵。駐後為。陳。直。觀反。我克則進。

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

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

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

逐五子。至其本。軍。傳音附。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

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

鳩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子產

獻捷于晉而獻其功戎服將事戎服軍旅

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

以服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我先王

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

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

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則我周之自

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亂蔡人

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我

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

莊公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

戴厲公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

公皆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

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

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

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

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

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

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

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

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辟，誅也。

亦反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

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初危反。今大國多數圻矣。

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

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

數色主反。下同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

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

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弱也。復

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仲已故更伐以結成

尼曰志有之志古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

○足將住反。又如字。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

慎辭哉樞機之榮辱之主楚蔣掩為司馬為子馮子

木使庀賦庀治○庀匹婢反數甲兵閱數甲午蔣掩

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

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辨京陵

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澇鹵澇鹵。坳薄

輕其賦稅。○澇音純。鹵音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

魯說文云。鹵。西方鹹也。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町

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牧

隰臯隰臯。水厓下濕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

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衍以善反。下平曰衍。有流曰沃。量

入脩賦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徒兵甲楯之

齒。以備軍用。賦車兵。甲士。徒兵。卒。甲楯之

數。使器械有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得

國之禮。傳言。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

師之役。舟師在二年也。門于巢。巢牛臣曰。吳

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

射之。必殪。殪。死也。射食。是君也。死疆其少

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

襄二十五年

功也。以與為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

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

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

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蔑。然明名。鷂。然反。語。魚據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

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

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後行如

思而如

農之有畔言有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

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叔

也。儀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

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

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將可乎哉？殆必不

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其

可復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

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

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

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四第十七

春秋卷十七考證

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邾註以取奔亡罪之○案取猶自取杜氏謂紇阿順季氏廢長立少以致出奔實由自取故經書名以罪之 殿本閣本作以此奔亡罪之義似少遜

傳鞅用劔以帥卒註用劔短兵接敵○短兵接敵句正解用劔二字 殿本作用短劔兵接敵文義澀滯有臧武仲之知註謂能辟齊禍○ 殿本閣本禍作過案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田乃以鼠比之齊侯怒而弗與故不及崔杼之難所謂辟齊禍也過字於義

未愜

二十四年傳在周為唐杜氏註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為范氏。○案士會封于范其後方因以為范氏義本兩層他本脫復為范三字作食邑于范氏誤

二十五年傳夏氏之亂註宣十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案徵舒弑靈在宣十年此作十一年似誤但諸本皆同今仍其舊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且昔。殿本閣本作且天案此追原分封之始故言且昔與下文今大國多數圻今字相應當從原本為善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

別二十五年夷儀會。○邾古洽反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

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鍼其廉

反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

寫失之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

剽○剽匹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術雖未居

邑背國猶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

為叛也無名傳偃子荀公會晉人

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

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後期

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晉

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

赴以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

歲之叔向命召行人子真欲使荅秦命行人

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

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

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

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

貞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

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暴人

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

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

心競為忠，而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善，私欲已

侈，能無卑乎？廢私欲，侈則公義衛獻公使子鮮

為復。使為已求反國。注：同辭，辭不敬，妣強命

之。敬妣，獻公及子鮮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

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

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

人信之，必欲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

妣。不得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

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

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夫衛大右宰穀曰：不

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猶

畜許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

甯喜也，受命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

使所吏反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

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

也。言其為人猶如故。夫音扶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也悼

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

亡於我，何為多？言子鮮為義，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

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子二

孫文子二月庚寅，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任，故乘弱攻之甯子出舍於郊。

襄二十六年

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

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犬子角。子叔，衛侯

剽無諡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

謙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

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

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

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甲午，衛侯入。書曰：

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

春秋十八

四

例言國之所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

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

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

其頭言術驕心易生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

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之公聞文子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

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

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

出謂術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

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

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衛人侵戚

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

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孫蒯

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

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雍鉏獲殖綽雍鉏

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討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

臣復愬于晉衛張本

春秋十八

五

在前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

八邑三十二井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

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

之位在四在四殺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

辭邑賞禮以禮見公固子之乃受三邑位次

之故受三邑與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之故受三邑與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展二十六年

知國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

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楚

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

郡婁如字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

徐力俱反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

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

靈王也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

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

春秋

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

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生下手以道囚

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

皇頡戍城麋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土作辭令

之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為去聲

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

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鄭國

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

此堇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

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六月公會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

疆戚田正戚之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

氏戚城西五十里有懿城因趙武不書尊

公也罪武會向戌不書後也後會鄭先宋不

失所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與會故不書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弒

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衛侯

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秋

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晉侯兼

享之晉侯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

嘉戶嫁反國景子相齊侯景子賦蓼蕭蓼蕭詩小

雅言犬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子展相鄭

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

二詩所趣各不同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私與叔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

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

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叔向告趙文子

襄二十六年

春秋

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

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國子賦轡之柔矣

免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子展賦將仲子兮

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

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將七羊反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

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

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

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

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

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

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

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

公子駟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

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

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初宋芮司徒生女

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

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

妾取以入共姬也宋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

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

視之尤尤甚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

而心順犬子瘞美而很貌美而心很戾合左

師畏而惡之

合左師向戌烏路反

寺人惠牆伊戾為

犬子內師而無寵

惠牆氏名伊戾

秋楚客聘於晉過

宋

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

犬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

女乎

夫謂犬子也夫音扶女音汝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

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

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

伊戾為犬子內師不行恐內侍

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

反好呼報反

加書徵之

詐作盟徵驗也

處為犬子反

而騁告公

馳騁

也曰犬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

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言欲速得公位

公使視之

則信有焉

有盟徵也

問諸夫人與左師

夫人佐則母奔也

皆曰固聞之公囚犬子犬子曰唯佐也能免

我

以其婉也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

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聒謹也欲使佐失

過期

乃縊而死佐為犬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

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一賜反亨普彭

反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

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

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君

之妾奔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

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

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使復

謝不敏復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

所以能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

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

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

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

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聲子曰子行也吾必

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於

晉為國通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

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

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

襄二十六年

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也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

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寬

暇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

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

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

春秋十八
十二

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
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
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
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
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
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四年繞角之役晉將

襄二十六年

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
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窳。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
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
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入鄭於
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
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鄙音邑。鄒許以為

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

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

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

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

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

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子靈奔晉晉人

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

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

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

奔命駕棘皆楚邑譙國鄩縣東北有棘亭楚罷於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

若敖亂在宣四年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

晉邑賁在宣四年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

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陳欒范易行以誘之。

必克二穆。中行二郤。

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

王夷師燬。子反死之。

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

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

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

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

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

春秋左傳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五

王夷師燬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子反死之

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

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

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

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

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

鄢音偃

在中軍

陳直觀反

欒書時將中軍

易行謂簡易兵備欲

必克二穆

郤錡時將上軍

族必大敗之

子反死之

鄭叛吳興

楚失諸侯

則苗賁皇

之為也

子木曰

是皆然矣

聲子曰

今又有甚於此

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

子牟得戾而亡

君大夫謂椒舉

女實遣之

懼而奔鄭

引領南望

曰庶幾赦余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今在晉矣

晉人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

言諸王

益其祿爵

而復之

聲子

亦弗圖也

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

志。欲報之。

一睡反。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

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

伐鄭。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

將和。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

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覺於勇

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

也。若何從之？

覺。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覺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靈子展說不禦寇

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

南里。鄭邑。說音悅。墮。許規反。

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

樂氏。津名。鄭城。縣門發獲

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汜。城下。涉。汝水南。歸。汜音凡。

後葬許靈公。

卒。靈公之志。衛人歸衛姬于晉。

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失政也。

傳言晉。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

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

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

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

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齊人城

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餘烏

齊大夫廩丘今東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

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

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以登其

襄二十六年

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又取邑于宋

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

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

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

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

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

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

春秋十八

君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也君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

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

九國大夫楚先晉敵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

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魚呼亂反先悉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弑剽

雖不以弑剽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故經

以國討為文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衛

侯之弟鱣出奔晉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

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

出奔故書弟以罪兄○鱣市轉反又音專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

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冬

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

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十

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

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故詐許封之烏餘

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致

也。使齊魯宋偽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一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趙傳言

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

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封字叔孫曰。

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

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

奔傳。稱尺證反。鄆音容。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

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

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祇成惡

名止也。祇適也。音支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

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

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

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

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

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

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

惡奔傳。衣於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父納我

者死謂甯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

國無刑不亦難乎治國以且縛實使之使甯喜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

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託於木門木門不

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襄十七年

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

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公喪

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練裳縷細

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

反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

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

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

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

通稱尺證反

師公使為卿。辭曰：犬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

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犬叔儀也。宋向戌

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

虫。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

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菑音災。弗許，楚將許之。

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

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

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

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

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

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

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

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

春秋卷之八十一 三十一

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戊申叔孫豹

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己故言從丙辰邾

悼公至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戌言

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

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庚午向戌復

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楚君若能使

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

也。謁。告也。駟。人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實反傳陟戀反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是夜

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子黑肱素

不得復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

生至

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

軍

示不

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

伯夙

曰楚氛甚惡懼難

之氣也言楚有襲晉

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

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伯州犁曰合

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

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

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犬宰退

犬宰伯州犁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

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

以定之

志言信二者具而後身安存

信亡何以及三

為明年子

木死起本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

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單盡也斃踏也

○單音丹踏蒲北反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

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非子之患也。楚言當

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僭子

念反。不信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

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夫如字。或音扶。子何懼焉？又不及

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也。稱舉吾

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

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

襄二十七年

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

不與盟。私屬二國。故與音預。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

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

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

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晉楚爭先。爭先。敵血。晉

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

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

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先晉去聲。或如字。狎。甲

反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

德只只辭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

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

具辨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楚主盟乃先楚

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壬午宋公兼享

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

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

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

書蒙門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宋城門士會賢聞於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

副之故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

據能歆神人歆享也使人神享其祭人宜其光

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子木又語王

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

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鄭楚之好鄭

伯享趙孟子垂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趙孟

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

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忡勅忠反降戶江

反又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故可以主民抑

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鶉

賁音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閫況在野乎

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簧也此詩刺淫亂故

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

第側里反趙孟曰寡君在

武何能焉推善於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

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趙孟曰武請受其

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

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鶉

順倫反

賁音奔

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鶉

順倫反

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

孟曰吾子之惠也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

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犬康職思其居好趙

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

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趙

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

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

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叔向

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

文子曰其餘

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在上下不忘

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

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

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

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

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

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

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

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

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起呂反。下同。亂人以廢謂桀

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

襄二十七年

去

大

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

無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

左師之書。厭於鹽反。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

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也。詩鄭風。司。主

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

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之。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

杼生成及疆而寡也。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

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

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相去聲崔成有疾而廢之

有惡疾也而立明成不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

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子曰崔宗邑

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

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

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

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

癸慶封屬大夫封以成彊之言告癸○癸普結反盧蒲癸曰彼君之

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君謂齊莊公為崔杼所弒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

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

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

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

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

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音牒。弗克。使國人助之。

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

姜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嬖為崔子御。至則

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

辟。先人之冢以藏之。婢亦反。又甫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

當國。當國。秉政。楚遠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音

皮。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叔向曰。遠氏之有

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

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

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如字。又息浪反。冬。楚人召之。

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

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

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置前年知其再失閏。頓

此年正月建子。得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

以無冰為災而書。惡之。○惡。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

之。烏路反。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

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耆市志反。十有一月公如

楚。為宋之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乙

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

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歲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

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

在玄枵。淫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

行失次。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反。蛇乘龍。宿。虛危之

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宋鄭之星也。

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苦浪反。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星在星中。玄枵三宿。虛枵耗名。

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

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

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薊音計。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釋。

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

賄。以副己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

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

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重直龍反。衛人

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圍。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

及不祀。故曰禮。○從才用反。碯七略反。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

來朝。非宋盟。宋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

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

不免乎

不免禍

日其過此也

往日至晉時。古禾古卧二反。

過

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廷往也。于況反。

後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

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

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

通犬子班

之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

為三十年蔡世班弒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魯晉屬故

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

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

君謂鄭伯。還音環。

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

晉而以告

問鄭君應來朝。駟人實反。

子大叔曰宋之盟

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

民人以禮承天之休

休福也。

此君之憲令而小

國之望也

憲法也。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

乘皮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

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

不得自朝楚。易以鼓反。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

有必使而君奔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復三三，震下坤，上六變得頤。』頤三三，震下艮，上六變得頤。復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道已遠，遠

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

願而奔其本。不脩德。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

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

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

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

為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

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

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

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托。帑音奴。惡如字。一鳥路。

反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

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

為壇。以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受郊勞。

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

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

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

長二十八年

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

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

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小也。

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請其不足。行其說也。

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

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

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

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嗜酒。

與慶舍政

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則以其

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

內實寶物妻妾也移

而居數日國遷朝焉

就於盧蒲氏朝見封

使諸亡人得

賊者以告而反之

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

故反盧蒲癸

癸臣子之

子之慶舍

有寵妻之

子之以其女妻慶

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

也

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

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

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

宗

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短惡音烏

注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

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

求寵於慶氏欲為

莊公報讎

使執寢戈而先

後之

寢戈親近兵杖○先公膳日雙雞

卿大夫之

膳饔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

以其洎饋

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

謀○鷺音木鴨也去起呂

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

孫公慶封告盧蒲癸

以二子怒告癸

盧蒲癸曰譬之如

禽獸吾寢處之矣

言能殺而席其皮

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

欲與共謀子雅子尾

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

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不敢洩謀

有盟可也子

家曰子之言云

子家析歸父

又焉用盟告北郭子

車

子車齊大夫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

能也

佐子車名

陳文子謂桓子

桓子文子無字

曰禍將

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善其不志於貨

財

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龜曰或

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

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

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季慶封○萊音來從去聲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

無宇泣○奉芳勇反

乃使歸慶

嗣聞之

嗣慶封之族

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

慶封

禍作必於嘗

嘗秋祭

歸猶可及也子家弗

聽亦無悛志

悛改寤也悛七全反

子息曰亡矣幸而

獲在吳越子息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殘戕

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戕在羊反。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姜曰

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復皮

通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

泣事臨祭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

者遂如公至公所麻嬰為尸為祭慶奘為上獻

上獻先獻者。○奘尸結反。盧蒲癸主何執寢戈慶氏以其

甲環公宮廟在宮內。○環如字。又音患。陳氏鮑氏之圉人

為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之也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纘

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鮑國。

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掾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桷音角。盧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猶援廟桷動於薨薨屋棟。○刺七亦反。薨亡耕反。以俎壺投

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繩麻嬰公懼

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

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慶封

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

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

覲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

以鑑先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

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

散所祭不共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穆子不說使工為

襄二十八年

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夷末也朱方吳

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

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

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

書故發例已聞喪當

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及慶氏亡

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

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嬰。邶蒲對反殿

多薦反亦如字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

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

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

襄二十八年

也遷移也。去聲。夫音扶。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

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使無黜嫚黜猶

放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

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

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也公以為忠

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

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

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

須十人。崔氏不能令。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

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

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又葬不如禮。

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為宋之盟。故公

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

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榮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

襄平八年

南至新鄭城。西入洧。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

弃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

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禮反。行潦之蘋藻。言賤菜。

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

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敬可弃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

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偽反。子服惠

春秋十八

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也。邇近 飢寒之不

恤。誰遑其後也。遑暇 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

叔仲子專之矣。言足 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鷺。鷺五河反。 公

遂行。從昭伯謀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

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

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

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表甲之隙不以此廢

襄二十八年

反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

徵過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

怠慢故於此發例。徵張陵反。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五第十八

春秋十八

四十二

春秋卷十八考證

傳會於夷儀之歲。○察此傳數語蓋爲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左氏往往有之如文十年云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宣十一年云厲之役鄭伯逃歸是也然皆附在上年之末而不繫次年之首今此傳本應刊在二十五年後而列在二十六年前故杜氏明註云特跳此者傳寫失之跳出乃魏晉間儀注寫表章別起行頭之謂是知杜氏以前本然原本故仍其舊自明永樂中改刻註疏諸本移置上卷之尾雖傳例畫一然於杜氏註陸氏音義所謂跳出二字義安屬耶

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隆殺以兩。○林堯叟曰自上而至于下其隆殺皆以兩爲數此禮之定制也隆與殺有兩義他本隆殺作降殺訛

至則飲用牲音義飲口感反。○殿本閣本作古感反非

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乙亥閣本正嘉本作乙卯非玩傳疏及萬斯大學春秋隨筆可見

二十八年傳謂子家速歸註子家慶封子。○案名號歸一圖季慶封字子家亦字也原本訛作慶封子依殿本改

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註在襄二十五年。○案齊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乃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五年也據本傳改

武王有亂十人。○亂字下殿本閣本有臣字據文義當增然彙纂定本亦與此同蓋古本或係誤脫

--	--	--	--	--	--	--	--	--	--	--	--	--

